

舞陽縣志目錄

卷一

聖製

卷二

疆域志

沿革
景物

星野
古蹟

縣界
市鎮

各保

村莊

山川

溝渠

卷三

建置志

城池
橋梁

公署
郵政

廟壇祠寺

學校

兵防

坊表

卷四

賦役志

田賦
加價

戶口
倉儲

起解
驛站

存支

鹽課

雜稅

河丁

舞陽縣志

目錄

卷五

典禮志

朝賀

秩祀

迎春

日月食

朔望

賓興

卷六

風土志

風俗

厚風俗告示附

物產

卷七

職官志

封建
城守

知縣

教諭

訓導

縣丞

主簿

典史

卷八

選舉志

徵辟
職監

進士

舉人

副榜

拔貢

歲貢

例貢

卷九

武舉

武職

人物志 鄉賢 忠義 孝友 節孝列傳 耆壽

卷十

藝文志

卷十一

災祥志

卷十二

誌餘

舞陽縣志卷之十

藝文志

知縣王德瑛纂修

漢書之例藝文專載書目不以詩古文章矜富麗也舞陽古豈

5 紙著述之傳祇以災於兵火蕩志無成故經附碑証傳文詩章

30 藝文

樊侯陵祠碑記

君令張穎

樊噲沛人漢功臣也高祖封為舞陽侯樊村有墓去今縣治四十
里漢至今二千有餘歲嘉靖乙未墓為居民郭詢所掘取其藏器
民趙悅揭於庭訟成請於分守太參陸允擬命穎封其墓八月乃

闕伊地封之內申復有民訟於庭曰樊侯祠遺址有古井湮沒柴
謙沒之得黃金數十穎按之行斷碑古篆而黃金爲証事聞於分
巡兵憲章命穎修其祠十月乃循其遺址祠之於歲公之生也男
足以挫項羽於鴻門而立三百年之業公之沒也義足以感君子
而舉廢墜於千百世之下曷獨弗能感舞陽之民不掘其塚不奪
其祠而必有待於二公哉穎嘗讀歐陽公集知公有遺像祠於鄭
鄭人有入侯之廟刻侯之心腹者大風兩雹近鄭之田咸傷民畏
曰侯之怒鄭也歐陽子曰侯能興雨雹曷不加於剝腹之民而乃
移罪於無罪之民乎是故塚就侯遺骸非土木像侯曷弗克兩

掘塚之家而獨顯於鄭哉宜乎歐陽子有以贈之也於戲漢高功
臣多不得死侯因高祖疾亟又以呂后之故畏而不殺幸矣千百
世之下塚猶不保爲民所掘而散其遺骸無乃當時厄運死猶有
難免與於戲侯之勇氣隨時消滅民無可畏矣大風雨雪適然耳
其不可消滅者侯之正氣也二公啓侯於千百世之下亦惟以正
爲耳是故君子守義而貴正

清查樊侯墓道舊地敘

邑令丁永琪

樊侯名噲沛人也從漢高起兵入關中定三秦功埒麟閣凡所表
見固不虛最烈者鴻門拔劍排闥救主俾亞夫計不得行忠勇豈

在壽亭下嗣因勲戚封侯食采舞陽保首領以卒塋城北樊村卽
今郭莊是封碑隆塚漢家烹醢臣食報不逮遠甚天固佑之人顧
輕之侯何知哉辟如厚地芸芸萬輩賴坤母食毛以生而日掘其
隧穿其穴地安與較惟侯亦然而萬古重忠烈者必衛之亟亟查
前明嘉靖乙未居民郭詢掘侯墓張令穎按治之封馬鬣以妥侯
并建祠城北隅以祀侯忠烈感人已至此尋嘉靖乙巳南陽大參
劉公漳按臨樊村禮謁畢復新堂廊各三楹飾以朱堊更不朽山
河歷三百餘年荒臺風雨蕩然一空我

朝雍正七年劉令蒞植任舞景侯忠尋故址詣瓦礫立界石杜侵

陵未既厥心遷秩去今幾時耳墓道兩壁剝削將盡攷班固銘陞
機贊前後張劉修祠堂兩記其述本末爾志非不煌煌今據文查
核不過僅存韓陵片石冷冷佳城悉爲牧豎樵夫野螢燐火所棲
官斯土者得不憶松楸而潸然增歎予清釐縣志命吏李錦暨居
民公查復同王生夢弼親勘墓之前後左右地各若干丈卽於號
草中尋墓故跡雖年久被侵難分畛域但爲漢功臣復此抔土豐
其塚擴其園蔭以牆垣蔭以松栢毋俾居民侵且褻一零落中快
事也侯卽魂歸箕尾而此次清理故址保全陵園固守土責哉殆
後之靈有以啓之與再敘本末以備考核謹附于左

墓地東西十九弓零三尺南北三十二弓墓前神道長二十三
弓南至官路寬一丈三尺合郭姓新退東西侵地七尺共計三
丈墓西華家店祠堂地通計八畝併載

漢司空淵德公韓稜墓界記

邑令劉勗植

古夫人君子蹈道履行卓犖一世之際不必其身去而名存不以
其遺形蛻骨與金石爭久使天下後世之人愛之惜之有這龍上
而天下後世之人登坵瓏而生敬視廟親而思存泃泃然目不容
己者尙德會賢之義自世鞏固也今之君子又何收廢中浪政之
韓淵德公諱稜安侯帥以有人也少以孝女行能著開軍世黯宗

皇帝時辟爲郡功曹太守葛興器其沉潛好謀悉以那事分之候
達無所遺後爲邳令邳人思其德化生祠之五逸而爲籍書史到
壽陳寵皆以才能節槩見稱章帝異之賜其劍曰龍淵龍淵者仿
其沉潛好謀也和帝時將軍竇憲擅震主之威百僚莫敢可否卒
以睚眦陰刺都鄉侯暢公首發之繼而出領南陽治稱嚴平爲天
下最以太僕詔還進司空位列鼎席精采錚然有古大人君子之
風尋以老疾薨諡淵德公子孫顯著復數世生昌黎公愈居修武
今支裔仍居邑西卸甲店西南之荆山公之藏魄卽在焉世遠年
湮樂烟衰草橫其閒樵兒牧豎吟嘯蹀躞其旁愚夫或割其菖蒲

而廣其田疇巨鄉進士張士振高爾守等惻然念公之前休餘烈
而不可泯沒爲之愛之惜之守之護之益家土明封界且請予爲
記以示來者嗚呼景公有周之盛諸侯也登牛山而慨泣田文世
古國卿戚雍門之說而涕泗霑襟恐天下後世之不我知而并其
遺骸委骨終歸於朽壤交衢則奈何今淵德公之出龍千六百餘
歲初未嘗求知於天下後世之人而天下後世之人猶愛之惜之
守之護之是知在此不在彼也明矣余慕公之蹈道履行而嘉玉
振等之尙德尊賢因次其慨壽之貞氓若公之遺行風節詳具傳
東與邑乘者茲不備具謹摭其大畧以爲之紀要云

遼魯花赤朶兒別台惠政碑

元

王明嗣

翰林院編修
邑人

甚矣民心之易感也察罕塔搭兒族有字仲明者曰朶兒別台監
南陽之舞邑代去已三闔歲民不能忘謀立石以永其思者舊蘇
汝霖成勅士趙彭德因今縣尹盧君世謙卽吾廬而祈文者數月
於茲矣辭益固意益堅旣又懇請於我家嚴君裕州公者不知其
幾晨夕相與圖度必獲所以而後慊焉於其心何其感之深而愛
之至邪聞詢其政跡之實信有不可沒者至正五年饑朝廷遣使
賑之舞陽饑民四集庫廩告罄無以給之來使坐廳事茫然無措
移文發達上告河南行省省一切拒絕數日物故甚夥監毅然請

行至則叩額泣訴曰裕州凡三縣葉及方城皆已蒙惠獨余做邑
去者特以簿書有無爲辭而不虞民命今餓殍塞路殆不忍正目
視之監之內可食不足以充千萬人之腹惟大人其憐之辭氣懇
切涕泗橫流聽者爲之感動得鈔五千錠以歸民賴全活至元間
遷西北降口數百帳於葉密邇縣界或往往爲盜椎埋剽劫積數
十年捕吏至則持兵彊弩爲黨以拒捕吏莫敢入遠近咸被其毒
適有告者監曰是何敢爾即手弓馳馬率數騎直抵其所盜殺數
千草皆引滿以待其勢甚桀驁無狀失及監馬監怒兩袒其袂徐
取矢發三發殪盜渠三人餘眾不敢窺盡縛之火其廬蕩其窟穴

四境帖然遂平有盜以怨誣逮縣民其縣監實來奮氣欲械去
將必置之死監曰吾民也不可妄得我當躬訊之乃引譬以詰囚
囚卽首情片言之閒得不破產者數家皆土著善良微監幾不免
寃陷道經章華臺下偶詢田夫擒大蠶十有七人蠶類二人逸去
度不能逃翼日自歸爲惡者誦其威潛遁去盜遂屏息或造贗券
踞鄰田六十餘年監察其姦以田俾主民以故不敢妄訟宗王道
經保安置縣主供饋其下恃勢百種邀索監與盧尹規措有方接
遇以禮民不覺煩而事以辦給較之昔所省無慮十七八凡此類
咸有徵驗耿耿自噫可尙哉夫愛民莫急於救荒魏闕宣示臣

工惟此爲盡心監能承聖天子好生之德拯民於交死俾恩澤滲
漉下被焚發此其爲德可謂淪膚洽髓者季孫行父去一克自謂
有舜功二十之一監以一怒視羣醜之魄於參連積年宿蠹一旦
剗刮無遺監之德於民也爲何如况良法善政於三載之間者又
不獨如前所陳而已至如蝗死於祝天禾不爲災其精誠之至而
非偶然然則民之感念不忘也有以哉蓋吾鄉風土厚重民性淳
質承平日久士勤其學民安其業易化也爲治者第因而順之可
坐以無事監以誠心撫柔愷怗慈祥祇慎欽翼功成而民樂旣去
而民思小大之心翕然而同歸之也觀其勇於赴義而無顧慮之

思切於好善而無矯借之意自其宿衛宸廷從事省闈已嘗以忠
勤見稱試政茲邑其效又如此惟其處心之誠故君子之所尚也
予故爲之記俾垂不朽貴傳信也碑旣立爲善者其勸爾麻致遠
作尉是邑乃其目擊屢嘗謁予請因得其詳云

達魯花赤伯顏察爾去思碑

元

馮餘學

西河人
教諭

粵自封建廢郡縣分斯民之命懸於監牧之守其來尙矣縣令之
在郡其與民尤親得其人則民樂業失其人則民罹殃考諸載紀
灼可見矣聖朝累詔重牧民之選良有以也至元六年二月內公
以朝署來監是邑貌偉心正文而氣和公敏而寡欲事簡而刑

清析理必合於人情用法必據於定制以故吏胥憚畏而欺蔽不
萌黎庶向化而風俗歸厚蒞政期月境內大治於是流逋四歸耕
耨樹畜俱有條款而輕徭薄斂辨奸僞褒死節省浮費以供驛傳
去苛細以罷里蠹敦教化以立鄉校明治體以飭官署晨昏有鐘
鼓之警田野絕追科之擾盜竊屏迹囹圄空虛猾獪革面而爭訟
息矣乃建開元之廟新夫子之宮創迎候之館構游燕之堂百廢
皆興而善最備矣每廉車按臨庭無冤訴檄牒徵需民不煩苦事
上撫下曲盡物情論答詳捷莫不心悅而誠服政平訟理苞苴不
行由是以官爲賄者患焉乃沉機密計思造事以撓民履畝以自

實而因騁其欲度侯必不能隨妄干以私祈侯處之若罔聞知衆
願納貨若干緡侯不爲動於是轉賄權要委侯遠出莫得自便侯
守職益堅事竟中沮而民免腹削者侯之力也夜市中遺火老稚
寢守於肆牢閉駭惑侯適過處奮足破其關鍵鬱烈燋灼手揭以
出脫煨燼而更生者侯之賜也若夫以心感人而人心悅服刑之
而不怨利之而不庸任職三年滿代又歲再更矣而民謳歌其德
洋洋盈耳在邑之士僉謂侯之德感之深而思之久存於斯人者
雖不能忘未若著於斯文者自不可忘也乃台辭偕造而請曰子
留滯茲邑若侯之政績固嘗飫聞而審知矣有非信口耳者比也

且子志於文學不解吐軟媚辭幸詳述焉用以著不忘之實也夫
斯民之利病繫於邑人之長府想憂勤慎選其人詔令諄復戒繆
厥職然而郡縣相望監牧之能勝其任者蓋可數也若侯者德足
以化民而成俗才足以立政而集事吏服其能而民懷其惠敬之
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使之愈久而不忘者是豈威驅而勢迫哉其
上不負於聖明下不媿於黎獻殆將登顯要而潤澤溥施也益可
矧矣載揚善頌以美侯之德政而刻之石俾民朝夕咏歌以寫其

去思焉歌曰

禁門出入瞻重瞳英才翹楚承恩隆來監舞水奏治功三年善最

越疲瘵春和涵育雨露中秋高明月行澄空更胥凜立冰鏡同承
宣聖化歌時雍四民父母情志通感恩愛戀何能終馬鞍山高鬱
青葱舞水餘波流清淙堅珉鑱刻垂無窮

萬公報功祠碑

方城吳阿衡撰淄川王啟睿集王羲之字雙
鉤填硃鐫石

歲在戊寅春舞陽士民立萬公報功祠成翦除巨寇楊四之次年
也公畱舞方一歲政清人和而百廢理萬民加額而相慶曰嗟此
塊土昔爲盜賊出沒之鄉一旦變爲樂土幾於道左不拾暮夜不
閉隣境之民願爲舞人弗克予門人山東王子啓睿時客舞地修
牘走檀雲請予文以紀其盛公先事南陽軍務來攝裕政時予讀

禮於家相與畫平流寇計固圉金湯出奇衝突屹然方城雄勝有
標銅柱風迨丙丁之際舞土之大盜熾裕民深慮鯨鯢之波跳梁
引蔓尚恃攝舞屬公念緩急聲勢可以相倚已而公果馳飛露布
砥定中原予既爲平舞傳紀傳信國史舞人撮土選木爭爲公祠
公再三已之示謙德惜民力也居無何牧夫曰進一甌童子曰實
一綦翼然松栢歸煥穹隆與漢封樊侯鐘鼎銘勒茅土分胙爭光
天壤予聞之舉酒日邊揖向長河曰嗟乎直道在人焉有食德而
不思報者乎當舞寇之喪平也祖宗墳墓泯不知守公至舞會同
大軍十萬親率馬之服沈維元二尉合戰於九曲之野殲渠繁

觀京觀在九曲東八里孫家莊

舞土舞人還安故處爲舞前日計何可少公一

來舞旣平矣鴻飛渚陸之間人切段魴之藜留公而坐鎮舞境生
聚教養撫字勞心震雷後巽以和風仆者起困者蘇爲舞今日計
何可少公一畱公文武兼資經綸並著小用則爲龔黃大用則爲
韓范今奉命兼御史總戎張公行軍朝野彈冠幸喜廟堂之上創
有吉甫臣延攬參乘求其定力實心素臻成效同魚水而平左右
信非公不可蓋自流寇悖逆竄突南國屠我良民毀我廬舍苛慘
已極神人怨恫皇天后土有靈生一請纓御史普天翼戴同仇卽
副一忠勤監事從是洗兵秣馬一變旌旗蠢茲蝨賊驚我軍自天

而下先聲奪魄一舉而擒王勦類大張撻伐舒聖明南顧之憂爲
四海蒼生天下萬世計又豈可少公此一往也哉公行矣爲我慰
舞人曰公平舞寇而功德在舞公平流寇而功德亦在舞季子在
齊而燕重司馬爲相外庭無復生事其在公也奚疑然則舞人何
以將報公之心曰報以千秋之祠予何以荅舞人報公之心曰報
以千秋之文公諱年策字獻之世爲雄溪人登甲子名魁自南陽
軍政來署舞事以平寇有功加陞一級新奉監紀御史之命士民
攀轅酌太母夫人居舞以踈奉捷馳封豫磨淮西片石予當趨召
先爲啓行之歌以壯行色有曰

維舞有士誰之功維舞有民誰始終黃河浩蕩水流東擎天一柱
鎮方中綠林旣靖引歸鴻瘡痍爲哺恤民窮聖朝文物錫彤弓長
城萬里與君同攜裘振領計從戎長風破浪腹心通騰踏先馳一
騎雄星文劍氣拂高嵩麒麟傑閣亘長虹大將不名畫神工留犢
花縣曲房櫳垂祠冰鑑水晶宮甘棠細柳雜丹楓客子何來樹以
桐他日援琴奏思翁翩翩紫鳳下烟空

潘公祠堂記

掌印給事提督河南學政湯右曾 仁和

余行部南陽歲試旣竣乃檄兩河郡邑搜揚節孝義烈之行以宏
風教山南陽抵汝寧道經舞陽有郭明經景儀率諸生來迎具言

流寇陷舞陽時明邑令潘公死節事甚悉時邑宰楊君萬春亦與
聞之余壯其烈高其義欲爲建祠以祀楊君之爲政知所先後教
養兼舉因力任其事且欲置講舍其間俾諸生以時肄業余乃捐
月俸爲之倡人士林欣耆艾嗟歎乃鳩工庀材以潰於成楊君以
祠記爲請余會購得公遺集及其家傳其事信而有徵遂爲之記
公諱宏淮之山陽人狀貌魁梧岸偉蚤年有聲庠序間爲文超軼
卓越試鎖闈不獲一當以明經司訓定遠時鳳陽流寇猖獗定遠
彈丸邑其令恐不能支用公計出奇制勝俘斬數千人督撫交薦
於朝謂公有文武才宜不次擢用嗣乃掌教海門踰二年辛巳始

擢知舞陽事是時公年七十一矣而精力強毅神明炯然秋八月
單車之任與其子諸生澄瀾偕甫到官卽選丁壯儲糧芻爲城守
計時土寇楊枝等揭竿萬餘恣焚掠民咸惴恐公慰之曰烏合耳
吾咄嗟可辦不數日草薶禽獮殆盡僉謂其用兵如神云無何闖
賊自南陽來逼舞陽勢如風雨公戎服登陴設伏毒矢以待及賊
至攻城火西門公親冒矢石督城中人擊賊賊不支宵遁公謂眾
曰賊雖遁當必復來於是益治城塹修器械積芻粟於皇遽倉猝
聞期必破賊有諸生景長舒陰予賊書賣其城城潰公謂其子曰
死事吾職也兒焉往公子泣曰大人死國兒何用生爲頃之公被

執不屈極口罵賊死公子澄灑於公被害時掣佩刀直衝賊營裂
眦大呼立擊殺數十餘人賊憚其勇舍之乃仰天號泣投井死嗟
乎公死烈矣公之子奮不顧身手刃寇賊以報父仇然後死之
忠孝一門是父是子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若公父子非孔子所
謂殺身成仁者歟公莅官僅數月卽以身殉其決策料敵鬻鬻如
睢陽而卒於無濟豈非天哉事聞贈公奉議大夫按察司僉使順
治初公冢孫乃奉兩柩歸里昔卞壺死蘇峻之難二子相隨赴賊
尙書郎宏謂重議以謂壺伏節國難父子併命賞疑從重况在不
疑於是壺得改贈二子診肝皆贈官以公父子方之無愧色矣公

所著書摘經史而於二氏之學尤所研貫曾南豐作顏魯公祠堂
記云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及其奮然自立能
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余於公亦云乃縱其生平大要鑄之石俾
瞻拜祠下者有所考焉

重修明殉難潘公祠堂碑記

邑令 繆

集

泰州進士

嘗讀史至忠臣義士爲國捐軀決脰屠腸曾不少瞬未嘗不慨然
掩卷而三歎也夫天旣以河嶽英靈之氣毓鍾斯人曷不生逢泰
交之時師師濟濟以鳴國家之盛乃不幸運值道消身膏斧鑕而
後名垂於千百世亦足悲矣當夫明運將革之際海內賢達一時

死節之多或父子相繼或闔門盡殲且婦人孺子亦莫不蹈湯赴火視死如歸考書契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豈天寶欲斯人磨世礪鈍爲天下後世之身而不徒以純德元勳鳴一時之盛也耶崇禎十四年冬闖賊陷舞陽伊時崑賊不屈被支解死者邑侯由陽潘公宏也子澄澗繼死之其事具在明史忠義傳康熙戊子仁和湯公右會祀學中州始於東門外數十武卽公死難處建祠奉祀並立碑以誌公遇難本末及生平事蹟其嗣而尊之者則前邑宰仁和蔡公汝齊也乃歲久又圯僅存正楹三間雍正十一年春余始蒞茲土卽謁祠下仰瞻遺像摹撫碑文感慨興懷不能自巳以

公之父子忘身殉難忠孝一門而祠宇弗新祀典未舉非所以表揚前烈勸礪死節之義也官斯土者實有責焉當時卽欲鳩工修葺並詳請崇祀入祠而屢逢儉歲撫綏多愧典禮未遑也乾隆五年大稔閭閻元氣稍復則顯微表幽奚容再緩乎又邑諸生陳預抱預養預懷母段預抱妻黃子默通預養妻馬子默恆默言三世九人亦於城隍日殉難事載明史祀典亦闕余因彙敘諸烈事實上告請崇名宦鄉賢忠義節孝之祀典并倡捐薄俸議葺公祠且修廣旁楹俾諸生以時肄業時諸邑之紳士咸忻然願輸其力以完之遂覽與之約聽其從容營辦六年蒙大中丞雅公具

題禮臣表分別人祀諸祠以伸正氣勵衆志

制曰可八年三月馳檄下縣余率同官及紳士敬奉公神牌入祠
九月復增置祠之前門三閭十一月工始告竣公子及陳氏三賢
皆肖像配享焉嗚呼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然遭大變臨大節苟
其涵養未至中無所主爲禍福利害所動而延一時之生以貽千
百世之譏者多矣若公之從容就義等性命於鴻毛身旣死節子
亦繼之眞可謂處得其宜而無所難者也與晉之卞壺宋之袁粲
父子殉難豈不後先一轍同耀簡編其孤忠亮節雖與日月爭光
可也今日者祠宇旣成新規式煥舊制有加過者徘徊入者深

庶幾邑之人知夫士君子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祀
典嚴廟貌敬奉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爲忠孝節義自一邑以推
之一郡自一郡以推之天下其所以磨世礪鈍植天綱扶人紀豈
曰小補哉然則忠臣義士之死於一時正所以生之於千百世而
余之慨然者抑又爽然矣是王也總其事者司鐸李君棟許州人
勸其事者邑明經張君玉振士民輸貲者咸列碑陰以志其慕義
向風之義於不朽云乾隆八年歲次癸亥仲冬吉旦

旌表貞節碑記

邑令任

柱

東莞人

舞陽縣知縣任奉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撫民兼分守汝南道

右參政劉劄付爲表貞節以勵風俗事竊聞惟忠義可以勵士氣
惟貞節可以勵風俗查得正德年間流賊肆惡突入汝南道地方
上蔡西平遂平舞陽等縣中閱讀書守土之臣素論忠義者奉頭
鼠竄如霍上蔡之就死者幾何人哉中閨婦女如上蔡有某氏某
氏西平有某氏某氏遂平有某氏某氏舞陽有某氏某氏皆能仗
節不辱視死如歸其視讀書論忠義臨變而改節者奚啻犬豕近
歲水道巡歷廉得其實矣已奉朝命旌表而有司多不爲意或本
家領出牌坊銀兩而不建立者遂使貞烈之氣泯泯沒沒深可痛
惜擬合查出爲此劄仰本縣當該官吏照依劄付內事理即將本

縣當年死節婦女的確姓名逐一查出一面備由申報本道一
相度本縣通衢要路空閒處所打立地基就將近日常毀庵觀寺
院木植瓦建蓋祠堂內三間作一大木龕將各貞烈各作一本
主書姓名其上仍將祠堂四圍築牆前面立一小牌坊待本道題
額其上事完具申本道毋得違錯等因到縣遵依查得本縣正德
六年十一月流賊經過殺戮殆半當時仗節死義者有貞女若東
坊郭保楊虎女楊三姐被擄不從遂遇害西坊郭保郭瑞女郭翠
玉聞賊進縣恐被掠辱預自縊死孟寨保焦佐女焦那兒聞賊到
縣自縊而死滾河保戴海女戴僧姑逐至後園投井而死烈婦東

坊郭保張岳妻楊氏被掠不從遂見殺東坊郭保李悅妻王氏被掠不從投井而死嗚呼自古皆有死死得其所則死重於泰山死失其所則死輕於鴻毛此數女者能重節輕生視死如歸負荷綱常維持世道誠所謂死有重於泰山其視守臣臨變改節者曾犬豕之不若矣理當表揚以勵風俗就擇西通街洪山廟改修祠堂一座內作一大木龕將各貞烈各作一木主書姓名其上仍將祠堂四圍築牆前面立一小牌坊題額其上春秋各一時祭厥工訖思以垂遠乃具其實勒諸石云

雍正十有一年歲在癸丑

集

奉

天子命宰茲邑祇謁廟學見殿廡門垣日就頽弛明倫堂爰爰欲傾慮無以興學育才仰承

朝廷德意爰事乃新未幾興作明年秋捐俸倡始邑之紳士量力助危弱鳩工屯勉襄事大成殿兩廡戟門櫺星門各宮紳賢忠義各祠以及宮牆泮池其梁欂櫨之殘缺者易之丹雘髹漆之漫漶者整之明倫堂鞅隘僂敝尤甚爲增崇基而大其舊制繕補堅貞規模宏敞歷不煥然一新閱四年而訖工於是躬率紳士行釋菜禮進多士而告之曰諸生之爲學猶是也雖有其基弗葺則

壤堯堅乃志終底於成倘其功不加修行不加進悠焉忽焉其不
至於日就頹弛者幾何倘其澤以詩書涵以禮樂就焉將焉其不
至於煥然一新者又幾何然必如吾之不安其舊欲圖其新力不
計其能否也事不計其難易也功不計其多寡也時不計其遲速
也銖銖而累之寸寸而積之勿廢於半途勿虧於一篑而學寧有
不成者乎諸生成舉手曰謹奉教請卽斯語以爲記夫膠庠爲教
育之地因陋就簡保殘守敝宰茲邑者咎也則今日之聿新不過
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者耳苟足記特念紳士樂輸及勤勞董事不
記則無以爲急公者勸因接簿而勒其姓氏於石其稽工費慎始

終久而不懈者可縣學事穎昌李君棟先生也是爲記

舞泉書院記

大學士賈

詠

臨穎人

道出於天具於人而修之則存乎聖人聖人者斯道之宗主也夫
聖人之所以修夫道者亦惟發元秘遡性原本綱常切日用爲天
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其精神心術之微不得已而
託諸言語文字之間蓋此六經之文所以爲載道之器而聖人爲
治之迹寓焉故經不通則道不明道不明則鮮真儒天下賢焉莫
知所之欲求善治詎不難乎故曰周公沒百世無善治者良以是
夫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今之學士之肆也

士舍學則工不居肆矣其何以致道乎雖然羣居者士之常也養
靜以體夫道者則非士之常者也士有殊常之志願無以成之可
乎此任侯書院之作所以協學校之教而得作士之方歟舞陽故
有學以居士矣侯以鄉進士典教蕭山用撫臣薦擢知縣事下車
謁廟閱士習病俗學者多慨然以興教化淑人心闡明斯道爲己
任已而奉詔毀淫祠悖禮教禁師巫屢佛事明程朱之學以善厥
俗積穀養民鋤彊植弱甫歲餘民帖然無敢拂者越明年政通人
和百廢漸舉因覽舞水之秀地勝而幽乃圖爲書院以造多士因
以其狀白諸當道方伯于公諾而許之於是相材鳩工建尊經閣

起可堂立五經館營二程祠作禮賢堂於西構樂山亭於南
繚以垣遍植松檜輦石鋪甃而工畢矣侯擇士之才良行純有器
局者居之亦以待四方士之有志者嚴條約躬講授以督進修其
於所謂五經之旨務相精研以求至當益身心而後已不徒事口
耳規規於舉業文字之末以趨科第急進取爲斯道累也夫有儒
學以羣多士有書院以育異才舞陽之政教兼舉風化日新知向
方以遊高明不安小成以脫凡近誰之功歟是役也安可無述以
示厥後用是教官王伯鸞等介生員臧澄等鄉官王爵走幣臨穎
請記其事予惟書院之來尙矣伊昔皇王旣降聖道榛蕪學制爲

之久廢士遊四方一切以就功名爲務而道幾熄矣故有道之士
往往於山林勝地或爲山房或起道院選授生徒一以明道爲主
今學校遍海內科目網後英士生斯世其居也有所其教也有官
其養也有廩其進也有途祖宗之良法美意至矣盡矣宜若無待
於書院之作也然今世之士以科舉爲務進取爲心或者於聖賢
之學不能無少忽焉是以經雖窮而道未見用雖致而本則無雖
有殊常之志而無以建殊常之業矣此任侯書院之作望人以聖
賢之意也然必首建尊經閣者蓋欲學者知聖人所以作經之意
尊經所以尊道尊道所以尊德性尊德性所以尊聖人也尊聖人

則遵所聞行所知窮經盡性以至於命真儒出而斯道明聖王爲
治之迹舉而措之尙何善治不成之足思乎嗚呼任侯是舉雖近
在一方其有裨於學非淺而成德達材之望亦云至矣舞陽多士
其知所本哉予嘉侯之賢而故爲此以著嘉政一節云若夫工程
期限之則財用餼糧之費司之有人處之有道侯皆罔親而民固
樂趣者初不勞且讎也侯誠古之良有司哉侯名柱字以直別號
鳳臺廣之東莞人政多惠民民德之如父母詳見司諫李君所著
五經館記茲不復贅云

五經館記

禮部左侍郎湛若水

甘泉子曰五經之道其致一也曷爲其致一也五經皆發於心者也故能以養心今夫天下之物爲得天地之元氣也者中氣也天地之於人物一也爲天地之物之氣是故皆能以養人之氣夫飲食之道欲以養氣也非徒以渣滓實諸其腹爾也故五經之道聖人之心之精也舍聖人精一之心而惟言語之記誦焉猶之舍天地生物之元氣而惟其渣滓以實腹其可以養生乎哉或者曰是則然矣然必六經具然後聖人之精可以養心也曰子以謂百物具然後可以養生乎吾聞古有出二物而可以養生者矣而在多乎哉後世之品物必務多矣多則雜則氣漓氣漓則年不能

矣是故昔者伏羲出而畫卦其時易始肇而且未備也而何有書然而伏羲之道具矣堯舜禹湯文武繼作而後書備矣而何有乎詩春秋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具矣及孔子作而後有詩春秋也而何有乎禮樂然而孔子之道具矣樂和合之經也夫數聖人者之道無二也而謂數聖人必待五經始則善言以爲聖學乎哉蓋天地之物物物同此元氣也聖人之言言此理也天地無二氣聖人無二理是故知天下古今此理之無二可以與言經矣知聖人之經之精以養心可以與論經矣其於道也亦思過半矣從吾遊以講聖賢之學者有東莞任生柱其治舞陽也民安吏

治乃白方伯于君創五經館以教邑之多士以承于君之德于國而喜之爲之言治經之道以爲多士訓

尊經閣記

太守楊應奎

青神人

嘗聞經以載道亘萬古如一日而士之窮經者乃從而分裂之分裂者則自卑也經固自若也蓋窮經將以明道昔之人嘗從事於斯矣道之不明窮經者之憂也而後之藉此以爲仕進之階習利之梯所窮者同所以窮者異嗚呼可乎不可乎經自吾宣聖刪述之餘精美完固道之寓諸經者如元氣之在宇中水之在地中時雖有否泰地雖有險夷而未嘗昏霧卑隘也子張在聖門號爲堂

堂者而于祿之學且或不免他何責哉漢儒掇拾於灰燼之餘區
區補苴專門名家各是其說而鳴其盛經之再造道之重明亦幸
有此耳猶有所謂經果明取青紫如拾地芥以至陳車馬印綬爲
稽古之力者奈之何其見之小也耶唐之韓昌黎亦稱爲通儒者
世以山斗望之甚至宰相書切切以貧賤利達動其心則凡正
昌黎一等者又何怪哉宋白濂洛關閩之學興世之人始知慕道
之正而不爲他歧之惑考亭集漢唐宋諸儒之大成隱然吾道之
宗主全太璞於旣剖之後還真元於混淪之初道以經而顯經以
註而明其功豈漢鄭康成唐孔穎達之數子比哉夫何業舉者訓

詰章句以爲能擬議題目以爲工標竊陳言暗記活套句句而發
揮之字字而穿鑿之科目得矣於道何有哉昔王沂公會臣試皆
居第卅人謂之曰一生喫著不盡會曰會生平志不在溫飽溫東
萊祖謙嘗觀子弟日課因謂曰舉業文事似此有命亦中的依樣
了工夫若二公者真不爲舉業所拘矣學者之窮經果能以明道
爲心沉潛涵泳以博其趣體驗擴充以求其至不求紙上之陳言
而求吾心之全經道焉旣明文焉自著以之作舉業特舉而措之
耳尙何差池之有舞陽任尹柱創舞泉書院作尊經閣以貯五經
且求四方能經者以教舞庠之士其用意誠可嘉尙不知窮經者

果爲明道乎抑以求仕乎有志之士尙知所擇矣致政楊公廷芝
爲其請記余方嗤古今窮經意向之不同而窮理盡性者未嘗不
精於舉業而徒事口耳以舉業爲務者亦何與於身心何益於道
哉因書之以爲尊經閣記且以告夫窮經業舉者

鼎建鴻文書院記

劉薊植

常寧人

人才之用也關乎治化而其成也由於教學是以成周造士地官
掌邦教小司徒贊之考其德藝簡其不率下至閭胥黨正比長鄰
人皆得操觚撻之令故爾時學者自離經辨志馴致乎知類通達
強立不返之域而其材於是乎成材成矣然後升之司馬詔諸瞽

宗量能授事罔不欽乃攸司以佐乃辟一時之治化無競焉人第
見先王之世莪菁棫茂鳳鳴梧生以爲氣運之隆適爾詎知其長
養成就之者固涵濡於百年之久哉我

國家崇道右文伊古未有重熙累洽久道化成故光天之下至於
海隅日出罔不率俾且四門宏闢別抉搜羅絲粟尺寸之材咸得
百效西京鐘鼓雲漢作人豈是方斯而舞陽爲中州名區河嶽鍾
秀夙號多賢又地近畿輔就日瞻雲觀感尤易宜乎哲士挺生後

先輝映矣顧未聞有醇儒碩士發名成業亮工

熙朝者豈川生嶽降之氣一發而薄耶抑吏茲土者務於刀筆

篋罔知大體有如賈生之所訶耶何其今竟異於古所云也按邑城南故有舞泉書院嘉靖中任侯諱柱者之所建后燬於寇寢尋廢墜以至於今垂二百年徒見寒松古栢滅沒蒼涼敗瓦頽垣斷碑風雨蓋絃歌之寂寥久矣戊申夏余恭膺

簡命來莅茲邑大懼人才放失罔克承宣雅化因商諸司鐸郭侯王公闔邑紳士謀以舊治廢址創書院以育羣才議旣克協爰上其事於各憲亦咸報曰可遂捐清俸鳩工首事邑人士踴躍助修焉於是建講堂一楹顏曰聚魁後廳一楹顏曰敬業東西書屋十舍左曰治經之齋右曰明務之齋其前門則鴻文書院之額在焉

復周以長垣蒔以槐柳塏爽幽邃奧胥宜南山列屏蒼翠欲滴
藏修游息之具於是焉在工旣訖功乃禮聘名進士孟津王先生
使主西席由是佔畢之士挾策盈庭伐鼓陳書絃歌彬彬二百年
來復覩其盛茲非舞邑之幸與抑余尤有告焉夫聖人之所謂學
豈第藝焉之謂其謂忠信立誠以爲進修之本而涵泳就將要諸
歸宿之地由此蘊爲德行顯爲事業胥是物也今幸人奮其學士
服其教行見諸君子經明行修蔚爲國華固可操券得然文采勝
則實意寢微功苦久則媮惰漸生苟其高明之士負厥才華以浮
薄相尚佻達爲工將奇衰固屬可虞沉潛者又不免望洋驚自崖

述不克深造於大成之域或勤焉或怠焉二者交譏其於教學之
意不大相刺謬乎繼自今斷爾多士講求於心性之精勵切乎忠
孝之旨毋飾虛車勿安凡近明體達用有守有為以庶幾於義善
林茂鳳鳴梧生之隆以仰副

朝廷崇道在文搜羅剔抉之盛心則慮為醇儒出為名臣不惟諸
君子於昔賢有光余亦得藉手報

聖世矣於是乎記之以志慶

創修普濟堂碑記

河東王士俊
總督進士

宛居豫之西南而舞棘其東漢時即設縣屬潁川郡以居舞水之

陽其名最古嘗考之稱曰民淳尚義男耕女織婚喪相恤誠如
是又安有窮民而無告者哉及訪利弊詢休戚則境南多大山民
依爲業邇來戶口蕃庶山力不給民殆無以爲養余聞而悲之曰
此所謂窮民也而其無告者復何如耶我

官上萬物一體矜恤鰥寡余承

上德意旣力行墾荒之政以活窮民而南陽府所墾爲最旣又廣
設普濟堂以活無告窮民而舞陽縣所修尅期告成余爲舞邑之
無告窮民幸矣令竭力董勸閭閻歡欣鼓舞踴躍樂輸而生員王
夢弼谷珣邊琇商人段建等捐貲多矣擇邑治之舊址地基三畝

於本年六月興工十月告竣生員張紳張二南楊隣伊監生高雨
操實監其工前置中堂三楹後圍瓦屋三十六間相聯以壁相別
以戶周以垣墻堂後復闢隙地十有四畝以藝蔬菜旁臨大塘以
資灌溉規模宏麗甚盛舉也於是鳩邑之窮民無告者咸居其中
守令歲各捐穀以為食令復捐金以給費寒則煖以綿疾則調以
醫沒則葬以棺安一勿給也則取工費羨貲二百金生息以裕其
用恐其難久也則合挹田捨地三百七十九畝以承其利事竣令
以圖來告令顧而築之曰今而後舞邑窮民之無告者可以遂生
矣而州歎舞也富民之義如郡乘所云者洵不虛也夫天地之

大德曰生元首四德以統天宇宙之大無非生氣所流通是以至
治之世大化翔洽民氣和樂生意宣暢躋春臺而遊化宇行見大
有履書休徵疊見舞之窮民各得其所舞之富民亦食尚義之福
心足以慰

聖天子宵旰之勤而亦不負余愛養羣黎之意也豈不盛哉爰爲
文以誌諸石令繆姓名集江南泰州進士例得備書

重修舞陽城記

邑令丁永琪

星蕃分布參伍百雉以成城舞固封建定制故考楚子築不黨城
二漢置定陵郡定陵後晉改舞陽樊侯湯沐今名舞陽城城步視大郡

將半視小邑有羨計數得六里三百七步許壯哉屏藩襟帶
卽如前明守禦爲控扼秦晉吳楚要地洵不可翫者今
天朝德威誕敷海宇蕩平民生其閒優游作息於樂利之鄉者已
百餘年且綢繆周詳保障嚴肅似無庸浚池壘險之亟亟但凡人
圖厥家室未有不完葺垣墉况倉庫廨署學校祠壇民廛商貨鋪
疇里表俱係是焉得不高墉屹屹以壯金湯資捍禦哉有廢必舉
有圯斯培守土令敢懈乃公事城自前明築土城高一丈六尺周
遭六里餘郭如城圍八里正德周公遶易甃石增高二丈八尺厚
半之城樓四角樓四窩舖二十梁口三千零完圯不常

國朝定鼎後歲修如式因有寓賑於工之議官吏視若傳舍查自
乾隆四五年雨水稍過陸續坍塌四門磚城九處通計各高二丈
八九尺長五十餘丈土城十三處長二百五十餘丈南北戍樓馬
道壕口坍塌有差奉文查勘估報工程于兩不者飭分年捐修舞
城約費六百金余甲子莅任遵檄辦理士民有好義者開出資
欲勸斯役予思城垣大事倚重一官而必資年前款收元氣將復
之民大不可贖料經營傭工給直親身赴督里役不驚憲恩賞
大限年竣事庶幾保障地聲勢有所觀瞻有式而嚴柝啓閉不
減金湯所患磚埴久剝落多根基鬆敲折易明正德到今數百年

矣四面連理掛礙之處甚多保毋風雨狐鼠之足患隨時補救非
守主事而誰事耶更願居民共相保護毋謂非己事而戕安樂窩
也予非好文第以興工年月不可磨滅爰載筆記事且祝之曰不
寧不崩永莫斯民詹山舞水拱翠環清錫我樂利振此先聲太平
豐潤絃歌武城

清河開渠碑記

申嘉瑞 葉縣人

縣治北五十里許曰北舞渡面臨滎水河之水悉滙於渡之上流
其下則入淮泗直抵東武蓋南北通渠也去渡之南又二十里許
曰馬村村之居民不減百餘家爲地凡若干頃皆瘠鹵或陂池之

屬兼以諸河之入渡者或走其旁每夏秋雨暴作則河水泛溢漫無際田畝蕭然悉爲池沼小民稱貸以供常賦者比比皆然自入明以來幾二百年未有能爲之所者實邑民痼疾也嘉靖丁未歲桐山王公以鄉進士來令茲土越二歲政治賦理迺益悉民隱或有以是爲言者公卽惕然以爲己責因親按其地相原隰度高下廉士俗察風氣進其衆曰水之爲害也水無所歸也何不疏縷溝渠乎何不浴河之湮塞乎民愕不知所爲公爲之經營指畫因形勢而順導之創鑿溝渠凡九道塞河之衝突者凡一處渠潤一丈深四尺以示經久河自俗名狄青湖者導入板橋河疏板

河入於澧而又築堤於澧水之旁以防潰決過昆水下流使徑合
於澧以免渡民衝突之患於是民皆稽首若崩厥角歡然慶更生
焉凡有分於其地者咸爭先恐後不煩督責而畚插之類立具曾
未兩月而功用告成可以觀人心之悅從而事勢之順易矣落成
之際公適以報政入覲於朝乃及今歲夏麥既登秋禾蔽野收穫
視他地倍適公亦考最復來目擊其盛焉於是其鄉人致臨潼典
史事楊君仲梅等感公之德懼其久而或泯焉相與徵記於余刻
石以垂諸後不佞獲處隣封素稔公之德政矧茲役又蒞官者之
急務而可以無述乎夫今之職任於外而最難親民者莫守與令

若故稱之於民則曰父母謂其爲之趨利避害真若父母之於子
順其欲惡而不忍少拂其情也而爲守命者顧有視民之利病若
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不加之意焉閭有能究心於是者而又僅
僅自守限於力之弗逮宜平人不被澤而治且以儉也將以稱於
上曰良有司且不可而況於使民戴之若父母乎至公以愛民爲
心而又濟以果敢任事之才是以除積久之害而興其利於無窮
舞之民亦欣喜歡愛思永其傳於不替誠有所謂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惡惡之如詩之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者蓋無媿矣舞爲邑
隸南陽郡南陽之守在漢有召信臣杜詩嘗興水利以益民當時

稱之曰召父杜母其事昭於史冊而郡人至今猶頌慕之公之功
不讓召杜而鄙陋不腆之詞固不足以重惠政之萬一然使繼其
後者有所感發而嗣苒之不廢則可以永利於一方異日觀風者
採而書之又當與三公之名先後輝映簡冊爲萬世守令之楷範
國仲梅等請記之意余所以不辭而輒爲之執筆者也斯舉也巡
撫撫治都憲彭公任公巡接待御張公僉是其謀而汝南分守大
參楊公且尤惓惓注意焉楊公恆水人起進士爲名御史嘗董學
南畿督漕兩淮以事左遷今官所至喜求民利病而弗寤興作蓋
其心亦王公之心故相與有成如此董其事者爲典史陸君樞而

丞尉申君一鶴縣簿陳君濂亦有贊翼之力悉得附書公諱近素
字子先別號桐山湖廣崇陽人故進士江西憲副石洲公之子也
詩禮之訓得諸家施故其施於有政率多可紀云

重修建置碑記

邑令李源潔昌邑人

隆慶辛未余奉命來官視諸建置廢圯畧盡歎曰任職者不得辭
其責矣思爲整飭計以初政未邁越明年壬申春具議申請院司
咸是其議乃卜日興工擇左右醇謹者司出納勤敏者司董治或
創建或重修或改置或補葺經畫先後酌量緩急夫以肅縣治則
修聲教樓儀門包廡幕廳賓館進廡供茶直堂罪殺會銀錢糧差

銀等房陰陽醫學申明旌善亭惠民藥局以誌祀典則修社稷風
雲邑厲三壇土地馬神樊侯周侯八蜡諸祠以慎庫藏則修鑿駕
軍器錢糧公貯等庫以謹積貯則修預備倉縣義倉暨四鄉義倉
以葺補舍則修縣前總鋪撫寧淮堰卸甲店栗林接官亭尙店東
新等鋪以新公署則修行察院布政司府館以固城守則補修磚
城二十七丈四門樓角樓窩鋪甕城以興學校則修學宮建鄉社
以恤孤窮則修養濟院以講武事則修演武亭始於隆慶壬申落
成於萬厯癸酉秋乃礮石登記以告後賢曰中人之產尙思創業
以垂後幹蠱之子且欲肯構以紹先矧一邑之大不啻中人之產

也。至縣之命不啻幹蠱之任也。乃坐視廢弛。因循推委。獨何心與。昔人云。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况修廢補敝。皆吾儒分內事也。不然。職之弗恭。責之弗塞。能無懼乎哉。故增其所未備。改其所未宜。新其所已敝。而不辭苟於上下。頽敝之時。而藉口勞傷。則頽者愈頽。廢者愈廢。將來措處財。愈傷而民愈勞。利害大小。不待智者已可知矣。若夫倚敗支傾。去則毀棄。弗惜若旅人。視傳舍者。益又下矣。故爲記。以望後之君子。仍其績云。是役也。同寅鳳縣東峪辛君。統平鄉古泉張君。宗孔天長南塘耿君。廣咸襄其事。而與有勞焉者。例得並書。

修舞北泥河告成記
邑令丁永琪

賦澮之制詳於禹甸而後代因之至今不廢正經界畫溝洫備官
洩資稼穡利盡東南源疏西北水利之大有造於民田也亙古如
茲矣

國朝慎重邦本疊奉 當途名公查巡興修直省所轄郡縣靡歲
不舉河防海運分經分緯詳其大未遑親其細如各縣之圩埝溝
塍屬之牧令因利乘便責將誰貸我舞宛南一隅仰接西北上游
之水襟帶入淮源遠者若汝水澧水澧水自葉西來源近者若灰
河乾江河自葉南來地處下游勢已難支况境內深谷平泉縷細

奔騰若濬河滾河唐河泥河夏秋間波迅雨注更內應而爲民害
所恃四境諸渠殺勢分洩耳如西南境山岡瀉出受害尙狹東境
近淮閒有沮洳獨北境沙河右澧河左村落數十民糧萬計兩岸
障其外葉之田閒溢水盪其胸一朝陰雨連綿渦心巨浸有若簸
天幔地而下者民之苦澇久矣前任遵郡憲飭查因泥河故跡順
流下一帶議引潰水東入澧計長四十餘里地遠工多未及告竣
予甲子莅任卽有志斯役相度前規按地授夫通力合作更選保
長刻日鳩工委衙督理外復躬自查催士民併力越月告成報到
大加獎賞各欣然而退予思凡舉大事樂成易圖始難斯言信然

夫人每狃目前之安而忘腹心之疾細民其奚怪哉茲役也予曾
詰父老曰爾力茲役爲誰何事啞然答曰爲我田禾反勞官督予
感其言而壯之雖然如保正不力何如矜士觀望何庶工丕作創
始匪易也役書甫播民曰官事官曰民事交相諉矣和會難齊官
曰保疲保曰官緩交相議矣交相諉交相議而不至交相怨因利
引民故事有終耳計此外各小渠數十以次催竣感以天繩以規
未雨綢繆俚言諄誨人知自奮蓋人究未有懼心腎之疾而不思
瘳者情也但瘳而不慎善後更難今歲就緒矣民之計久長者誰
乎嗣是督率之勤勸諭之力勿至不可救藥而始請命於天俾

國計民生歷久不替端有賴於茲役之歲修思永矣因記之以佐
當官之箴銘也可乎

均糧議

邑令張穎

嘉靖甲午本職遵奉明文查得四十四保地有原畝糧無定則有
上地一畝帶糧四五合者有中地帶糧盈升者有下地帶糧盈斗
者有貧民賣地富民減畝積致有糧無地者有富民遞年買賄書
手飛洒詭寄積致有地無糧者有臨河水衝沙壓積致地少糧多
者有開荒成熟帶糧轉賣以致地多糧少者有富民賣地不受價
銀倍帶稅糧與人耕種謂之頂糧遂致有地無糧者情弊多端民

困已極今奉明文本職竭在禁公夜以繼日對磨新舊文冊查出該縣無糧地一百餘頃或新或舊審定三則以憑加減如地一畝糧四升以上過重者遞減五合八合以下過輕者量加一升五合上下稍輕者每畝加一二合地去糧存者日久審無逃戶地產盡行除豁遠年頂糧地少糧多素致負累者盡行遞減減者既樂於輕加者不苦於重亦量人情而酌處之以盡補偏救弊之宜也先年積弊過地不過糧者今以糧隨地過糧不過地者今以地隨糧包納活糧因糧者既照地加減攤補不須重行包納已經申詳定奪外蒙批所議良是俱聽處分檄本職酌處中間輕重雖有不同

今之舞陽有地則入糧已無無糧之地無地則去糧亦無無地之糧給與由帖勸我蒸民務須均一如一戶遇減惟某段某地幾畝原糧重者從減輕者不在所減之內如一戶遇加惟某段某地幾畝原糧輕者從加重者不在所加之內若遇減者一例欲減則輕者愈輕遇加者一例欲加則重者愈重豈君子絜矩之仁哉諭我蒸民務須守法以免爾罪罰以昌爾子孫其有豪強不遵新糧仍舊負累貧民有典賣不照今定糧數開收仍舊減去數畝有里書不照由帖派徵三稅仍舊那移作弊許被害之人並同帖人戶執帖告理依律重治於呼予奉明文日夕思慮區處其所以加減訪

於眾察於獨然後親筆填註私意一毫不容吏書一字無與其中
或有一二人戶加減欠當許執帖而稟卽與改正中間奸豪報地
不盡以致加減不公者或不能無此輩付之天討神戮已經開報
均平者大率利多而害少不惟貧民可以少舒目前之急相承者
苟能查驗申戒雖數百年無弊也願相與以守之

停止車牛議

南陽太守張文明

舞陽尉協葉縣之車牛道自墳臺則有七十里中有澧河一道石
橋廢渡西至保安驛則有九十里乾江一河岸高水深石流湍悍
車無船渡牛亦難行東盡北舞渡地皆沉淵不通牛馬南極於接

官亭併皆長嶺崇山天塹從來不見車行葉突有大礮鳥鎗軍器
錢糧等差需車移徵文下舞插羽橫馳差役四鄉詰朝雲集則有
車者不能梯山有牛者不能飛渡間有到者斷難盈數縣官畏罪
里老懷刑勢不得不強斂民錢於葉縣附近地方分頭催僱乃至
銀齊車辦趕赴瀘水換車部差已過赭陽多時矣車旣抗違牛亦
遲悞拘留責問動經旬時議畢放還人饑牛斃僱者逆歸原主遠
者自備奔還人怨無生則有斬車爲薪斷牛作食以避役者矣民
載糧者車民耕田者牛此差一行民產致廢此差久行民命何生
是究竟於葉何補何爲苦此一方民也查自康熙十三年曾有生

南總督家口等車不下八九十輛彼時亦未協濟葉不稱苦及至
幫協銀革案牘旁午告苦連年是葉縣與舞陽之所爭者在幫銀
之得與不得而不在車牛之或有或無也各大憲允其議永行停
止

風俗論

邑令張穎

聞嘗召父老問舞風俗父老咸曰農好稼穡務本業有幽之風士
夫質素盛暑不張蓋城市不乘車馬患難貧乏相助有鄒魯之風
千金之家士抔瓦缶雖大賓不過數豆有曹之風君子深思小人
儉陋有魏之風疾病不醫藥好祭祀用巫史崇淫祀尚賽會有楚

之風寺觀遍村野合邑無祖先祠堂有釋老之風子弟有美質多
不務學故輕裘之子不識一丁百頃之田無三年之蓄故一有旱
荒小民輕去其土噫一邑之風俗不同於一鄉一家之風俗不同
於一室父子之風俗又或不同於兄弟故曰聖人廢則遺其本俗
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父老又曰國初之俗野朴成化之
俗質勝今時之俗趨文小民終有純朴意在可尚也因曰父老之
論確矣或議其發露太盡少含蓄失忠厚不知父老者也是故賈
誼陳秦風俗以警漢自其極薄者言則曰父借耒鋤慮有德色母
取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並偕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

精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魏相陳漢之風俗自其極惡者
言則曰一歲之間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人夫二
子漢之名臣豈不欲爲漢含蓄哉蓋二子之心欲人同歸於善使
當時知其不善而改之則二子之言卽爲對病之藥石一變可以
至道如其不善而欲掩藏之則二子之言猶有未盡數者噫終歸
於秦而已愚嘗反覆嗟歎賈誼太息風俗之切也其言曰風俗至
此當時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
不知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
循俗吏也竊有志矣因父老之言以激發其機括變化之妙則俟

君子

異論

天下之事少有拂常而爲禍不甚烈者君子則曰吾之責也過往用極恐貽天下後世之譏天下有大變異爲千百世人道之害則恬不以爲意甚者從而和之其又甚更叛聖人之道從而衛之豈忽其大而重其小哉學之不明故也是故佛氏絕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爲尤甚孟子曰能言距湯桀者聖人之徒也則能言距佛氏者亦聖人之徒也今天下

之士凡出於學校者孰非聖人之徒乎皆能倡爲攻討之說則彼
自知其非而莫能容故昔者韓子力攻於唐二程子歐陽子朱子
力攻於宋佛老之害雖不能盡息於唐宋然而衛道之功至今賴
之今之君子見民陷溺置之而弗教縱之而弗攻如見孺子入井
而不知救是不知佛氏之害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亂賊篡殺
之禍故其心惟知隨世以就功名而於本原之地則未遑也諺曰
一子出家十女淫一方有寺四方淫今之僧不止於萬寺不止於
一方朝山進香男女塞途淫奔之風可知風俗至此壞亂極矣有
憂世覺民之心者安忍默然而不救乎救之當如何曰正經以立

其本理論以解其惑申命以重其禁曲成使得其所耳何謂正經
以立其本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
邪慝矣爲吾儒者明於忠義之道自可以責彼之無君臣明於慈
孝之道自可以責彼之無父子明於正家之道自可以責彼之無
夫婦明於友愛之道自可以責彼之無兄弟明於責善之道自可
以責彼之無朋友明於愛身之道自可以責彼之毀生明於盡性
之道自可以責彼之滅性苟儒名而墨行安能引之入吾道乎此
正經爲急也何謂理論以解其惑曰古今陷溺於佛氏而莫之救
者惑於輪迴之言而不知死生之說惑於受福之言而不知鬼神

之吉凶故也知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散者不可復聚死者不可復生庶輪迴之說無惑矣知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庶受福之言無惑矣且人之削髮以從僧也本欲求富而與民同貧本欲求貴而與民同賤本欲貪生乃與民同死分定於天故也百姓之愚貪富貪貴貪生者又勉力以求諸僧不知彼求己不可得奚以應人之求佛老之徒絕生斷類人之無子者又假托愚僧以求之於佛是之謂不知類則惑之甚也且佛老之徒自絕其生而復爲人祈子所以爲人則是自爲則非也爲君子者明立教言時加開諭則人心之靈未有不悔悟者而僧之聞是說者亦未必無愧恥之心自

求諸中正矣何謂申命以重其禁曰我高皇帝律令凡私搆庵
觀私度僧道之法昭如日星聖天子明詔欲守令化處之宜參乎
天地今乃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法守矣有世道之責者正當乘機
邁會鼓舞成化以成一德同風之休奈之何泄泄者多不聞有如
韓子之在唐二程歐陽朱子之在宋以昭一代之盛者獨何心哉
蓋今之士大夫其未仕也惟知科目之爲急而不知正學之宗其
既仕也惟知功名之可投而不知政事之本若夫綱紀人倫經綸
世道則未一加之意焉此僧之所以日昌而俗所以大壞也能主
祖宗之大典而申重之其化也何有何謂曲成使得其所曰今之

君子所以不闢異端者以三氏之風入人之深化之未易爲力故
之恐激其變也夫千百年人心之陷溺欲以口舌化之是誠不達
時務者之言宜爲老成憂國者所不樂聞也竊聞之吾道之有異
端如身之有疾家之有寇疾必治之未有身有疾而不治寇必驅
之未有家有寇而不驅者若曰異端蕃衍棄之不治是身有疾而
不治家有寇而不驅愛身重家者必不若是忍也惟在曲成之而
已必也申明高皇帝之律嚴禁其未然漸消其已然與之更始民
間不得以子女擅自披剃出家犯者如律左右不舉者如例罪之
已出家者可化化之老者俟其自斃壯者令其還俗復其身少小

而敏秀者收入社學教養少壯而無歸者俾充胥徒兵快之役寺
觀田地聽伊便宜耕種折架是爲處之以情化之以禮不專激以
法彼雖至愚自有以革其心恐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化之
人人自不爲不化耳一郡行之諸郡必有興起者一人倡之衆人
必有興起者萃萬世之支瀉救天下之陷溺庶無負於君子矣穎
嘗謂今之君子矯世爲善則恐恐然疑人議已隨俗爲不善則安
之知勇不足故也惟君子獨立不懼朱子曰邪說害正人人得而
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節
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

反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是故
作異端論

樊侯銘

歟歟將軍威蓋不當操盾干鈞拔主項堂興漢破楚矯矯忠良卒
爲丞相帝室以康

樊侯贊

晉陸機

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排闥帝宇聳
廣謂項逾滅悟主

傲古一首

梁范雲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朝馳左賢陣
夜薄休屠營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失道瑤池重遊留法未輕
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

詠景

元象事

劉斌

舞水圍山刮眼明舞陽古跡半榛荆
開花村晚流鶯歇飲馬湖乾
宿草生老穉咸知樊噲墓往來誰上楚王城
可憐抱石投江女廟貌猶存沒後名

題舞陽八景

南山疊翠

邑令

王馴

危巖聳欽聳碧空乾
紫翠融峻岫春深翠
秀高峯日映晚霞紅
邑其錦此方在歷百
里熙熙太古同

舞水流湔

源泉混混無時息
岸畔旋歸三里河
一派清流頻轉轉
時和氣自婆娑
能穿大地爲瓊液
解入長淮作碧波
千古邑名由此始
至今官守廉多

遊華祝月

長空萬里夜澄澄
遠眺章華月色明
銅漏聲遲星斗轉
碧天雲淨

玉河橫冰
斷波深
山川麗寶鑑
蓮娟子
雷清在事紛紜
何暇論幸
逢盛世
樂昇平

沙河晚渡

烟波浩浩際平沙
茅舍灘頭八九家
汎汎枯舟鷺落雁
招招闔嶼
蕩殘霞
風來綠水干
層沙
月上黃蘆
兩岸花
幾度朝天經此地
人盡道泛仙槎

縣治西湖

西湖如鏡
正官衙
孰集亭
高波影

物態此
官衙
孰集亭
高波影

宜范老度年華

樊侯馬鬣

漢封侯爵位親臣十八叢中第幾人怒髮冲冠驚霸王擁千排闥
諫丹宸鴻門事業傳千古舞世蒸嘗報萬春幾度祠前積藻薦傑
然遺像至今新

田丹夢浪

九九萬頃雨初收陣陣風翻翠若流野雉天晴常隱見沙鷗日暝
欲沈浮遙觀牧叟垂鞭杖疑是魚翁下釣鉤願秀雙岐爲稔歲
民供賦兩無憂

宮界桑陰

滿野柔桑發綠枝
民安物阜太平時
青雲影裏鶴鷗鳴
碧樹陰中戴勝飛
葉沃已知蠶食足
繭纈應見女工奇
舞陽風似憫民厚
百里絃歌七月詩

留青亭

明參政

劉約

篔簹安亭萬玉隈
天光宛向手中開
舞迴鸞鳳飛吟嘯
色淡眼空墮酒盃
清節疑從湘水出
高風原自首陽來
乾坤落落誰堪儗
百孤松浦有梅

宿舞陽館

命
舞
陽
館
大

朱斗銀河映遠空，清虛簾幕下微風。
攀花不出雕臺上，看竹還從畫檻中。
遠甸山川佳氣合，嚴城鐘鼓夜聲通。
客行遙在潼關北，問路猶當洛水東。

五言題留書亭

都御劉廷臣

一室留書四面開，瀟瀟修竹滿高臺。
迎春葉密依黃雀，傲歲枝繁蔭碧苔。
深夜靜聞微雨落，虛窗時聽好風來。
飛觴酌酒清歌發，未許官城刻漏回。

五言題廉泉亭

王諫 漢川人

廉泉一脈露靈宮，百尺高亭映碧空。
玉虎牽絲深古月，銀牀護砌

動秋風丹青錯落卿雲合金碧輝煌化日中
政教優餘多勝跡蘭亭風調後先同

題舞泉書院景

樓臺山色

邑令任柱
東莞人

山下高樓樓上山四時山色與樓臺樓臺未許多人佳雲與山翁
各半閒

池館荷風

香滿樓臺水滿涯凭欄整日看荷花
涼淡來訪聞申趣別有清風
自一家

平原初月

海角晶輝一鏡寒
四郊疎影白漫漫
野翁夜傍梧桐立
候到天心更好看

橋畔晴霞

氤氳紫氣逼河汾
光入虛窗貫典墳
莫道天人不相與
分明天象

光人文

草亭雨霽

夜入茅簷細雨過
朝來林麓好春多
化工勿謂渾無語
花到開時

鳥使歌

花塢春耕

岸頭桃李錦爭妍
岸畔蘼蕪綠可佃
濃睡桑陰驚忽起
一犁翻破幾重烟

浣沙女禱

邑令 王世楠

欲弔靈祠獨上灘
可憐閨閣遇時艱
雷鳴澗底芳魂烈
雨過花紅紅淚寒
麗質也能成俠骨
蘭心何自化忠肝
空餘一片長川水
年年作鏡鸞

登尊經閣

教諭 王伯儒

峩峩經閣聳晴巔
十二簾中紫翠聯
圖畫亂堆雲外軸
燈檠時

杖頭烟靜看世事，
非我頓覺心胸自有天。
坐斷斜陽猶未足，
歌深浩月五雲邊。

舞泉

黃河名臣浸派分，
舞泉水秋月正當空。
下照清見底，百折無一迴。
滔滔向東注，入海會神龍。
散作天下雨。

遊舞泉書院

教諭 楊 灝

明道祠前舞水泉，
淵源活潑古今傳。
沿堤綠蔭陶潛柳，
匝圃紅開茂叔蓮。
書積五經延後學，
道宏六館繼前賢。
我來不盡登臨趣，
頓覺門牆桃李鮮。

樊侯祠

邑令 王世楠

漢家王業自艱難莫把屠兒冷眼看誰指鴻門爲臥榻只憑函谷
鎖泥凡生豚立盡心猶赤卮酒安辭胆不寒斗大一城俱廟食可
憐民力已凋殘

張仙洞

解脫何須身外身洞門雲靄鎖長春宗乘悟後頭頭道世綱迷時
步步塵水火運搬還是障汞鉛烹煉總非真而今記取無生法
得仙因卽佛因

楚王城

荒城風雨作悲鳴
燐火寒烟半暗明
石壁空留千載跡
畫船無復一帆輕
興亡有數青山暮
壠畝無邊黃犢耕
情景不堪回首處
幾聲欸乃伴人聲

章華臺

花開花落舊時同
麋鹿閒遊鬻子宮
蓬朶石枯山眼白
回看霞射水頭紅
當前草木皆成色
過後山河總是空
堪笑楚靈無計策
悔教棄疾鎮襄東

狄青湖

瀨湖碧草色猶鮮
傳說將軍置水田
會記闍鷄頻舞劍
誰憐汗馬

獨衝邊森森戈戟
冬雪閃閃旌旄
六月蓮此地豈無豪傑出
將名字重前賢

殉難詩

三首今止
存其一

烈士陳預抱昆季

轉眼當橫死人家
恩義乖赴泉遺
故履益樹墮金釵
抱子哭無淚
顧親痛有懷
奔逃何地去
到處苦風霾

弔潘公罵賊死節

國朝生員

馬阜陽

邑人

自珍一跪忍殘身
苦繼常山不二隣
莫道微臣分應爾
馬前捧印

又何人

挽陳烈士

了了臣心不二天夜臺留得義熙年經天正氣聯棠蔭光獄文章
寄年泉恰恰同心幽隧裏招招含笑泪羅邊讀書有見當如是析
玉懸金應赧然

挽烈女子氏

邑令蘇虔

聖世珍彤管堪書烈女銘魂來縈水碧夢冷繞山青正氣於今在
徽音自古馨精神應有托百代仰芳型

讀李節婦傳

楊正杰

獨鹿人

曠古何徒景栢舟
葵星復耀舞泉流
誕兒甫罷三朝會
苦節堅逾六十秋
白簡已經邀

帝眷青箱應不負孫謀此身百代綱常繫豈第簪纓擁未休

墜樓詩

烈女子氏

獨上高樓思悄然悠悠難問是蒼天婦姑從此無煩惱相伴晨昏

已九年

挽烈女苗氏

歲貢 陳法鶴

從容就義志欣然况是深閨總角年生不全身生有愧死能完佈
死堪憐貞心豈自書中得烈骨還由性裏傳世上鬢眉知不少成
仁今却是閨賢

弔于烈女

邑令 祖良屏

哭則弔敬之聞未字年有二十六病其身有天保管良人在不有而黃此心差定慰竟墜闕其賢也

樊翰蒙

其一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二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三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四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五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六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七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八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九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十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十一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十二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十三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十四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十五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十六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十七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十八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十九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二十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二十一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二十二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二十三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二十四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二十五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二十六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二十七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二十八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二十九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三十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三十一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三十二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三十三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三十四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三十五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三十六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三十七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三十八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三十九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四十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四十一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四十二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四十三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四十四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四十五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四十六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四十七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四十八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四十九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五十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五十一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五十二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五十三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五十四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五十五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五十六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五十七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五十八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五十九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六十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六十一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六十二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六十三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六十四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六十五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六十六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六十七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六十八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六十九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七十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七十一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七十二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七十三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七十四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七十五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七十六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七十七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七十八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七十九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八十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八十一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八十二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八十三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八十四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八十五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八十六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八十七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八十八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八十九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九十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九十一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九十二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九十三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九十四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九十五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九十六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九十七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九十八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九十九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其一百至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

題周侯祠

匆匆三月易堅城險設荒陬功莫京
為有慈懷來子力寧將智術
張民情苞築石上當年績樹老祠前
日世青利賴至今安夜戶

嘗洵不報虛名

弔潘公罵賊死節

無由殺賊保申任卯賊孤賊報主患人地鼠有囑浩氣長空日月
照忠魂住深泉水身何惜怒激常山書於敗社稷玄淪君死死獨
留名節炮乾坤

涑公祠

邑令于建邦

謁人待誅向自踊佳兒亦復守彝常運籌破敵危能勝立意誠管
死不僅而中路德侑古貌渠泉哽咽訢剛腸而今幸際昇平世敢
忘當年戮馬踢

弔潘公

英風浩氣對蒼天血戰孤城真可憐父老到今寒申也

映籍公尸身著

如復者黃泉耳邊鉦聲溪山響郭外烽銷草對巴頭得綱常公不

死靈兮毋乃快當年

弔陳預抱一門靖節

自是清流最上倫一門忠節豈蒙塵義甘九死橫天地氣陝三綱

泣鬼神

殉難人

馬鬣車封山寂寂儒冠新整氣彬彬

塑像與潘公同祠

試看

出閣傷心詠拜爾諸生見地真

咏連貞女二律

蓮姿天教峭骨成一腔碧血秉忠貞青鸞未附雙飛翼燕長吞
百轉聲助向人聞傳粉黛笑從天上步雙清芙蓉人去悴塵草留
取徵歌香姓名

其三

從容端不負前盟婉答嬌啼意氣平遺掛不須老故友芳佳料已
赴佳城笛臺化雪冰心劍古柏咽風王文笙矣美里兒扶人節袋
祠正合欲風聲

舞陽縣志卷之十一

災祥志

知縣王德瑛纂修

劉向洪範五行各繫以事其說雖近附會然藉是以恐懼修省於政治未為無裨也水旱盜賊尤為民命攸關云志災祥

明

正德六年霸州賊趙風子等來寇

嘉靖元年正月一日地震有聲須臾二次

六年劉淵家牛產一犢遍身有鱗甲甲縫有黃毛尾有節次日即

斃

十四年羣鴉食蝗禾不爲害

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夜地大震有聲

崇禎六年冬十月有鳥鳩身猴足晝飛有聲名曰寇雉是月寇渡

河

七年六月城內多妖遍地驚駭若犬豕狀若人馬形變幻不一
多燐火乍起乍伏如是者數十餘日

十三年大饑疫人多餓死

十四年十一月闖賊李自成來寇十二月初一日城潰知縣潘

死之

國朝

順治二年歲大稔有芟去秕黍再發穗仍畝石餘者

七年十月二日日食既星見旋大雷雨復雪

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大雨如注暴發黃水田舍漂沒甚眾

十八年五月再雹如鷄卵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地震九月十一日復震

十二年五月大雨四十餘日麥盡腐

十四年三月霖雨春寒麥不收秋復大水禾盡淹

十五年大旱自春徂秋七十餘日禾皆枯死井水涸八月復霖雨

舞陽縣志

人食草子榆皮多餓孳撫院董親臨賑濟

十七年三月大風拔樹茅屋多捲

二十六年蝗不爲災

二十九年牛大疫

四十六年三月雨冰折傷樹木

四十八年四月大水麥禾盡朽歲大饑

雍正二年二月日月合璧五星如連珠會於娥嘗十二月夜暴雨

九年三月怪風陡起行人顛仆拔木覆屋

乾隆五十年秋大旱歲大饑奉

旨賑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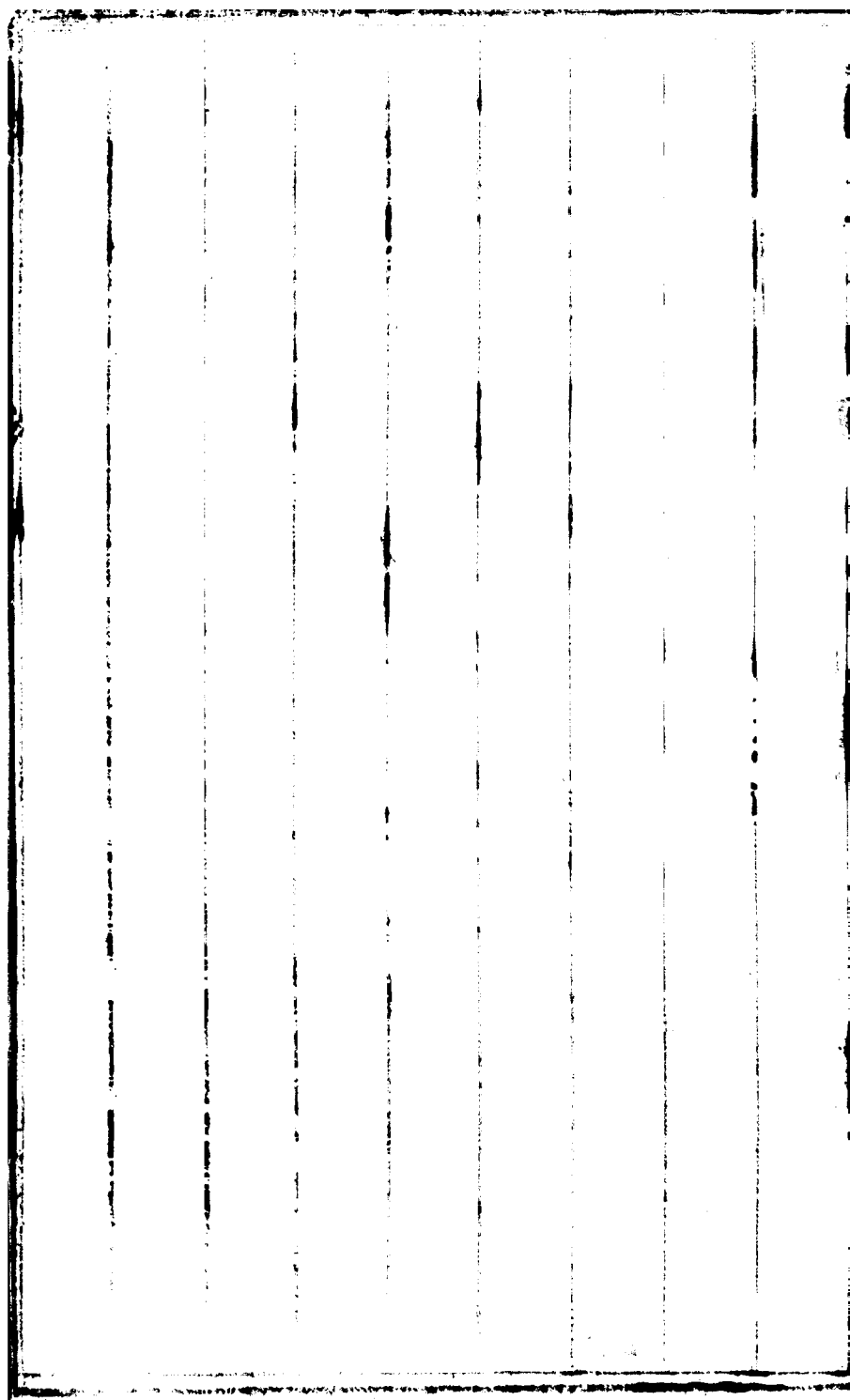
五十二年夏麥大熟人多疫死秋大稔蝗不爲災十二月初九日地震
嘉慶十八年旱九月霜殺蕎麥大饑奉

旨賑濟

十九年麥大熟人多疫死

道光元年夏秋大疫

十年閏四月二十二日地震十二月初九日滾河保民石璞一產
三男



舞陽縣志卷之十二

誌餘

知縣王德瑛

張三丰

張仙傳三丰煉真處扶溝志謂三丰爲扶溝人坐化於
武當山太和宮遺像尙存以銅鑄斂爲笠扶溝人搏拊終不
氏尤無忌諱舞陽人亦以三丰爲舞陽人其銅笠惟舞陽人敢搏

劉洪起

碑畧云前申歲舞城東南隅新建

開帝廟告成授勅河南劉總鎮恢復城池之次年也先是標下副
將李君率鄉勇西征土孽抵葉境見

帝像暴處頽垣驚愕有神明在隨駐軍默禱俟蕩平旋旅建祠供
奉以妥

帝靈既奏捷獻馘車載以歸謀詣舞之父老紳衿築基學宮之側
起造宮院凡正殿包廡山門甬道小祠戲樓皆平地進往不兩月
而工竣李君以虎帳分符遊刃花縣斬除荆棘洗淨河山能治人
者能治神與末云崇禎十七年歲在甲申仲秋吉日立碑陰題名
以印據勅河南總兵官太子少保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劉洪起

五十千左協副總兵官劉洪禮施錢二十千領兵副將劉洪禮
施錢十千參將王謨遊擊杜金等各有施錢末一行鎮標領兵副
將管縣事李毓秀置買地基修蓋裝塑等項施錢八百千又石牌
坊劉洪禮劉洪禮劉洪禮劉洪禮劉洪禮劉洪禮劉洪禮劉洪禮

月立

按明史載河南凡八郡三在河北自六年蹂躪後賊不再犯其
南五郡十一州七十三縣靡不殘破有再破三破者城郭邱墟
人民百不存一朝廷亦不復設官閒有設者不敢至其地遙寄
治他所其遺黎僅存者率結寨山澤以自保多者數千人少者

數百最大者洛陽則際遇汝寧則沈萬登南陽則劉洪起兄弟
各擁眾數萬而諸小寨悉歸之或附賊或受朝命陰陽觀望獨
洪起嘗官副總兵頗恭順又按西平縣志崇禎七年生寇肆
有盛之交沈萬登張五平鄧三海侯鸞鷲等分掠州郡西平吳
劉洪起回練鄉勇應募殺賊巡按御史楊繩武署爲都司檄令
討土寇張五平侯鸞鷲獲誅之既隨總督楊文岳禦流寇頗立
戰功會土寇沈萬登先投闖賊後受巡道韓煌密檄歸順有功
以兵鎮汝寧其冲卒王民表利洪起弟洪勛之財殺而奪之洪
起舉兵復仇攻汝寧獲萬登磔之洪起自稱副將附於李錦

玉南北營寨俱推尊之洪起自楚回擒南陽開封諸郡道僞官
送江南遂建帥府稱總兵官順治二年大兵至汝寧洪起戰敗
走平頭塚中流矢死以明史及西平志所載洪起固非土寇其
前後官職亦非皆係僭稱而南汝諸州縣志往往稱爲劉賊謂
爲其抗拒王師而明之將臣向不善賊或以其擅殺作威民
不堪命故於承平後有是稱與而李君毓秀於兵戎倥傯之秋
好整以暇建廟祀神諸務井井亦可謂有志者矣

趙家堤

堤在卸甲店北舊河身石工甚固河爲三里河卽乾江河也乾江

江自裕葉諸山來至卸甲店入境後建垣塞閉改入澧河議者謂
舞陽來脈自西北入河既北流鑿斷岡阜故氣脈不昌非也大抵
都督巨鎮非一脈結成舞陽城治南西北皆有來脈堪輿書所謂
如投亂蛇是矣其自河北岸卸甲店北岡而來者固有之而大脈
則自西南山蜿蜒而來由城西八里河逸上渡河而北由北而東
而南猶黃河古時由山東入海今由江南入海河流雖有變遷而
地脈原委固亙古不易者也

異方舊塔

塔基在城東南土城外廢職尚存而舊志不載查文筆舉明萬建

城上康熙二十五年知縣蘇燠重立文筆峯或謂其地與抑文筆
峯仍在城上缺廢之後或另建茲塔以踵其舊與無城結聚甚厚
而南山不甚相顧巽方簷峯又遠不甚有情亟須建塔一座高過
魁樓納羣秀而啟文迎科甲連綿人才蔚起有拱而竣之耳

戒石亭

宋炎興二帝殞戒石於州縣以黃庭堅戒辭勒石曰爾俸爾祿民
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明崇禎十三年亦頒是戒石於州縣
此非國朝之事有之不必遽廢無者不宜重建莫若留其亭而

改用

聖諭爲協

忠義孝弟祠

祠內惟供有舞陽縣忠義之神位一座不知指何許人也又一碑
載雍正六年三月知縣鍾維正督修詳核舊志房櫓可以入祠而
無疑者惟潘澄瀾馮光先二人陳預抱兄弟父子皆死義而已祀
鄉賢都司李萬慶生員康裕中皆死義而未蒙旌獎其他孝弟任
恤既屬庸行且亦未經旌獎未便入祠又有兵丁馮進孝等六人
在祀昭忠祠亦無祀本縣忠義孝弟祠明文平情酌理在萬慶等
裕中五人並我捐碑並應詳請旌表入祠馮進孝等六人亦應發

祀於理爲協

修志年代

舞陽縣志不知始於何代何年明嘉靖間知縣張穎重修
康熙二十七年知縣蘇虔再修三十一年至四十九年知縣
屏于建邦三修乾隆十年知縣丁永琪四修道光十三年知縣王
德瑛五修

官稱

今百姓稱知縣爲太爺久矣然查舊卷乾隆三十三年知縣沈一
鵬到任履歷卷面題沈老爺至乾隆四十年知縣林適中到任履

慙卷面始題林太爺今百姓又往往有稱知縣爲大老爺者非百姓之好諛也向有知縣因加銜而使百姓稱爲大老爺百姓諛稱則斥之故於知縣往往稱爲大老爺知縣受之而不辭後必有於履慙卷面題爲某大老爺之日矣

舞泉

三里河卽乾江河源出於裕州西境由北而南而東而北至郟中入境又直趨東南勢如飛舞殆以此得名與流至城南去入淮處其程已歷十之九河中一泉謂之舞泉泉以舞得名耳謂舞以泉得名豈可乎

重修舞陽縣志牌文

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閻
爲續修志書以存文獻事照得郡邑有志必信必徵始足傳後其
閱博而不支簡而能盡彬彬大雅上之可列於職方下之可藏於
石室蓋有關於政治者非淺也豫省當天下之中道里所均古聖
先賢大半發跡於斯則輶軒所至未有不訪其故實者而郡邑之
志已三十餘年莫之增修其爲遺漏者多矣又昔年修志止取備
文未加考訂或限以數日或所託非人本部院逐一查明府志如
河南南陽縣志如宜陽河陰蘭陽等志荒備失倫莫可枚舉至於

安陽汲縣乃彰德衛輝兩府首邑竟無志書尤爲缺典今本部院已將通省志書設局修正而各府州縣所送續冊未能畫一又通志所載限於定格不能如府州縣之詳則三十餘年所遺者十之六七自此漸遠漸至凋殘文獻無徵何從取信矧此三十年皆我皇上生聚教養之所培育其戶口日增土田日闢文治隆而風俗厚災祥見而官民驚安可不大書特書以爲一代盛典哉擬合通行續修爲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卽延擇文學名儒熟知典故長於史事者博採典故蒐羅遺軼其舊志未載者一一補之舊志之外譌者悉改正之不得以同名疑誤相沿不得以稗官小說

攬入本都院又恐各屬參差不齊未歸畫一將凡例開列彙單於
右悉照此爲規程若夫續論之古雅典茂俱屬才人之大筆在乎
各自留心稿成先錄草本呈送本都院披閱裁定其所費紙張工
料須量力捐資慎勿絲毫派之民間諒此不朽之盛舉可指日觀
成也速速須至牌者康熙二十九年八月初六日

重修舞陽縣志序

古者九州之書謂之九邱與墳典並垂則志所由昉也夏之禹貢
周之職方爲書寔詳爲事愈備至孔子作春秋而大書特書無不
與世道治亂相關故季子讀其書未竟而列國之行事如指諸掌

此猶以一國而兼天下者追秦漢來封建廢爲郡縣常據因作華陽志以紀蜀事郡縣有志自此始由是言之史固爲千秋監戒所憑而志亦存一方事物之準所繫豈不重哉是以昔之爲郡縣者率首務之將期考獻徵文以存掌故凡夫星躔之度數國土之沿革賦役之繁耗俗尙之淳漓以及官師賢否人才升降莫不詳紀而備論焉俾蒞茲土者一披卷而四境休戚之故千秋利弊之端洞若觀火然後施於政事其有悖利而踵弊舍休而就戚者乎甚矣志之有裨於史治也舞陽宛之支邑舊爲穰侯食采地其山川蟠鬱則馬鞍沙波舞泉諸形勝映帶前後蔚爲人文若王常之助

眞主下鴻之就故封偉節之兄弟擅名彥龍之忠直居位風流未
墜異世猶深人俛仰余小子謬膺

簡命承乏是邑簿書鞅掌之暇每覽舊志故懋不經慨焉動修輯
之想况值

聖朝百度維新將修寰宇通志以煥一統之模而大中丞閣公羣
推治行第一者俄而出温公良史之才屢蕭相圖籍之慮檄下郡
縣俾各從事修輯所以襄

盛業而存炯鑒也余不揣固陋乃於康熙辛未之秋奉憲出緒紳
先生及青衿之詞華素擅者覈舊志之未逮者共輯而繼之編列

之次或採聞見於方新闕者補之或考慮實於既往溢者裁之憑
弔可起忠孝之魂褫斥將奪奸雄之魄大綱既舉萬目斯張條理
井然匪繁匪亂余受而讀之兼附己意稍爲潤色其書遂成雖未
敢追蹟往哲媲美前賢如邱索禹貢之前一亦不敢妄意是非弗
謬於春秋然使後之觀者檢閱昭然萃百里於寸眸集千古於方
幅稽其事則師其所以得考其人則鑒其所以失法戒於此昭治
道亦於此備矣庶幾不負中丞公課吏安民之至意以襄我
國家石渠天祿之盛典云爾若夫撤藻文章探索幽渺務使觀覽
靡遺華實並茂於以垂百年俾信則余固遼左鄙儒也非史才不

敢居尚有望於後之君子云康熙三十一年季夏舞陽縣知縣三韓祖良屏撰

再修舞陽縣志牌文

舞陽縣知縣丁抄蒙本府正堂任轉奉前河南布政使司趙牌爲
事照得郡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史載一代星野疆域祥瑞
以及君臣紀傳中外載記志亦如之史卽志之合志卽史之
分也豫省通志於雍正年間延請名儒考訂纂修刊刻成集固足
以信今而傳後但通志爲一省之綱領其細微節末端賴邑乘考
載詳明查各府州縣志等大率於康熙初年纂訂類皆殘缺未經

重輯此數十年來承平日久戶口繁多教化日興風俗移易土田
則有墾闢之殊疆域則有改隸之異其人才疊見如掇高科而登
黃榜者不乏人節孝可風而義行堪傳者不乏人至備位茲土某
某治行卓越某某素餐貽譏其姓氏尚在人耳目及今博採輿
論猶不失其真倘再因循日久不思增輯後之人卽欲採擇而編
載之苦於文獻無徵則數十年之因革損益政績文章人物風土
幾何不湮沒無聞謂非守土之咎歟夫今日之牧令額設公費無
多欲其聘延碩彥多人開館纂輯付之剞劂誠力有所未逮然就
一邑中紳士擇其品行端方素有文名者十之二三人與之商榷考

照依舊志條款逐加增輯鈔錄成書一申司府備查一付禮房收貯俾後之人稽考有據可以踵事而纂修之其事簡而易行其費約而不繁當亦諸君子所樂爲也爲此仰府官吏照牌事理卽便轉飭所屬一體查照辦理仍將作何修輯緣由先行具報事竣將所輯之書鈔錄送司查考毋視爲迂緩而致有高擱之舉毋畏其繁難而等於道旁之築是本司所深望也毋違速速等因到府蒙此擬合轉飭爲此仰縣官吏照票事理卽便查照辦理仍將作何修輯緣由先行徑報藩司並報本府及事竣仍將所輯之書鈔錄送司並送本府查考毋違速速須牌乾隆九年月日

舞宛郡之巖邑地不百里橫互於汝潁河洛之衝凡秀靈磅礴之
餘氣三郡所不能獨當者舞實滙之自疆土載而隸於南而人物
之風亦遂爲南州冠冕云瞻眺所至起伏天然山雄土厚泉甘水
清澧岸龍池環列襟帶筆峯雞窩巧布層巒其餘盤而秀瀏而清
者率皆星拱雲連爲宛北三百里之屏藩亦天府也至樊王功業
賈陸文章洞留仙人之踪城存將軍之壘山河鞏固人才輩出擬
之春秋所紀七十國寧在陳蔡不羹江黃六蓼下耶古者三十年
爲一世其開文章制度與化移易或不能無小過不及之差積漸

之勢然也舞已舊有志迄今五十年開政教之所涵濡山川之所
鍾靈習俗之所變化當有月異而歲不同者流風遺躅尙在人間
不思收而輯之昭茲來許顧聽其與洛陽銅駝同漸滅於烟黃草
綠之間誰之過歟邑令丁君來自楚南慨然曰制作國之典也奈
何久聽其闕如爰聘邑中士大夫詣於掌故者若而人相與披金
於沙礫之間採蘭於蒺藜之沚訂金根之誤辨亥豕之疑刪之補
之損之益之再閱歲而成編於是百里疆索在掌中矣昔李文
叔作洛陽名園記以園囿十洛陽之盛衰而卽以洛陽斷天下之
治亂覘形勢也然則舞邑踞宛郡之上游凡地氣風聲自北而南

者舞先受之而後遍及於十二邑一郡之管備在是則是書又豈
第爲舞誌之已哉官斯土者必能辨之是爲記乾隆十年南陽府
知府前翰林院編修任應烈撰

又

甲子桂月余奉

駕命幸北舞始下車觀山川之明秀人物之殷繁土田之肥美風
俗之敦龐輒嘆舞雖彈丸下邑莫不見我

朝聖聖相承祥雲瑞露湛恩汪濊於百祀之久也旣而覽邑志自
康熙戊辰迄今五十餘年未加修輯茲重熙累洽之時邑中邑色

增新實已倍蓰當年余因是續貂有心欲紀一邑之勝用彰

聖治之隆甫至務冗力與願違閱月適藩憲趙加意志乘檄下增
修余惟分天下於郡縣各有紀載以備時事而太史登諸簡記彙
爲實錄邑志雖微其中昭得失寓勸懲章王迹維民風權輿國史
朗照千秋所關甚鉅矧審樂者識土風攬轡者稱繁庶經解云入
其國政可知也犁然具載俾人見見聞聞展對開懷吏治更非小
補烏可聽散佚於若續若斷而不務修明耶第紀事成編非公不
傳非信不傳公且信矣非因時備錄卒亦有傳有不傳倘草創在
數十年以前續帙在數十年以后中間罅漏參千亥互訛正恐

毛穎隳糜閒畱恨山川不少予奉檄後再檢前志一過大都前本
缺畧概尙簡便以後一切損益沿革又難以臆見畢事除天文地
輿無可更張外其田畝若何墾闢丁賦若何分併建置若何改造
學校若何振興官師若何代遷世風若何於變以及某某升祔從
祀某某奉旌建坊某某登賢書而捷南宮某某抱潛德而襲幽光
凡昔無今有昔有今無者及時考訂猶懼不逮若更弗搜討纂輯
縱案存卷備不能無漫漶也碑錢碣勒不能無剝落也城市喧播
父老流傳不能無滅沒也是以名臣碩儒放銀海于千載後端不
使目前盛事作他年冷風寒煙付之斜陽衰艸中增人浩歎者良

有以也爰是商之學博李君暨邑紳士擇熟悉風土淹貫典故者
董其成更擇分路採訪若而人按例編次若而人工畫善書若而
人部署開館聯班纂錄余於簿書暇逐卷繙閱丹黃其上佚者補
畧者備訛者正冗者刪其有關夫國計民生者寧詳毋畧寧樸毋
華越數月成書十餘卷謹獻當路巨卿校定壽梓彬彬乎盛哉展
卷披圖之下北舞全勝瞭如指掌俾後之蒞茲土者問山川別土
極數廬井察風俗指顧可就桑園奚涇澁東之阜西之疇淇泉富
庶猶存義社未香耶商民質北民文武城絃歌伊邇加以前賢楷
模焜耀簡端苟非大不肖未有不接踵前徽以循良自勗奚必趨

萬諸公專美在昔哉顧物土布利尤審緊要以從事舞當宛南諸
水下游礪礪沙磧之區夙虞浸沒今志查河渠溝洫六十餘所分
派疏濬實爲水利要政誠與民尋樂利之源規養教之本覽志徵
發履豐思危宅乃宅者遠乃猷則化日同天樂國遍地不惟重遷
安土大殊前志招集之年抑且熙皞載歌永登
聖世仁壽之域而草偃風行之權又在精肅貫注於億萬家萬有
千歲之遙以赤子斯民也夫編圖成帙洵不容緩矣書成不揣謏
陋謹語弁首於以鼓吹休明昭

聖朝車書一統之盛亦以仰副上憲徵文考獻之美意而不徒侈

按濼摘詞之故事也是爲序乾隆十年歲次乙丑秋八月穀日舞
陽縣知縣楚南丁永琪題於官署